

异闻  
SUSPENSE

冰冷的纯白，铭记着被遗忘的回忆。



Strange Tenan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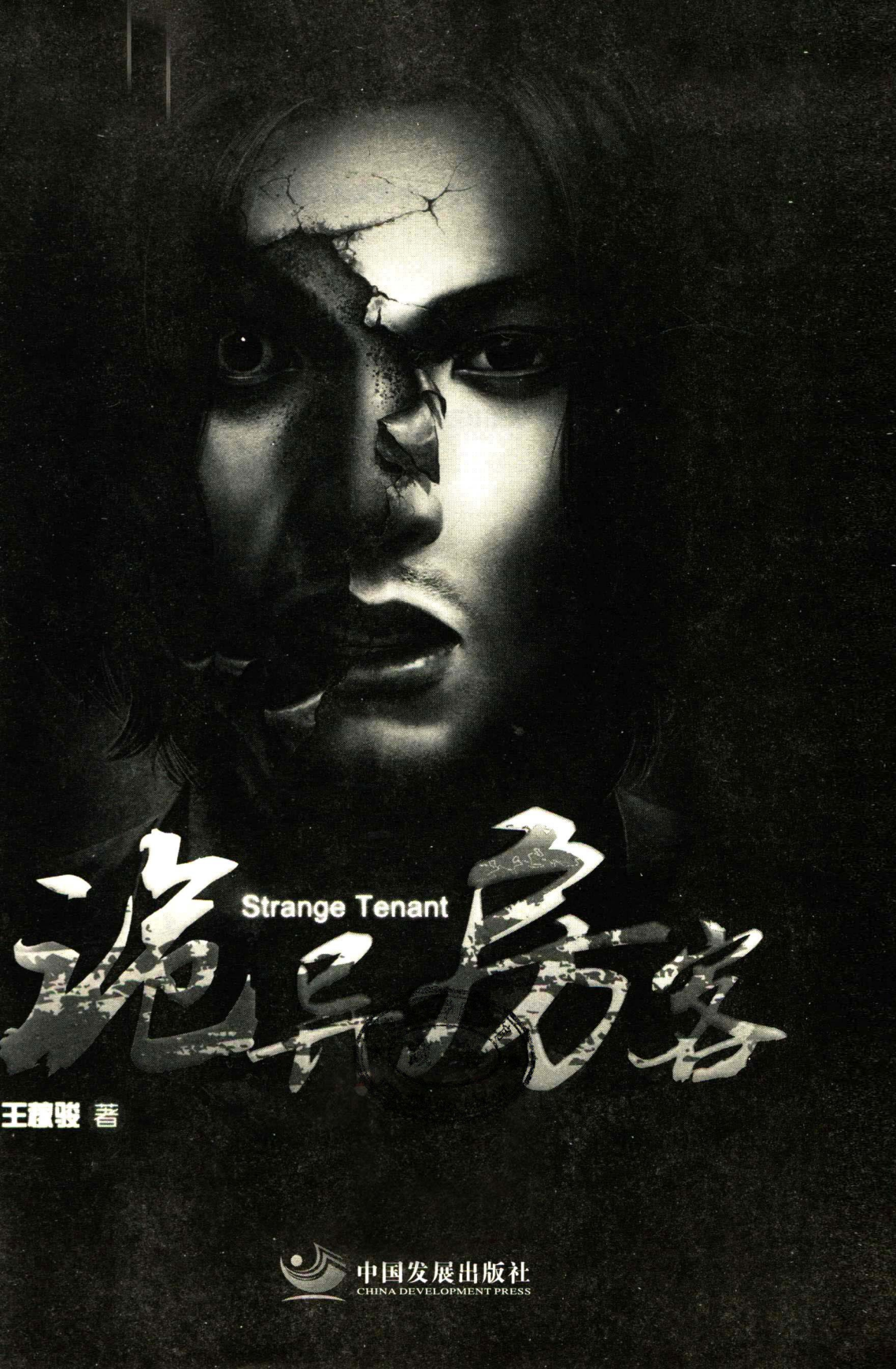
# 诡房客

王稼骏 著

自杀者脸上，为什么会露出那般的笑容？  
夜深人静，锁孔另一端的房客，为何对着镜子低声自语？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  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

Strange Tenant

# 诡房客

王麒骏 著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  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诡异房客 / 王稼骏著. —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 
2012. 6

ISBN 978 - 7 - 80234 - 789 - 2

I. ①诡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1601 号

书 名: 诡异房客

著作责任者: 王稼骏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234 - 789 - 2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56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咨 询 电 话: (010) 68990535 68990692

购 书 热 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 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 子 邮 件: 10561295@qq.com

---

**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**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# 目 录

## Chapter 1 红色高跟鞋

---

二〇〇五年 / 3

## Chapter 2 恐怖回忆

---

二〇〇六年 / 15

一九九六年 / 20

## Chapter 3 车祸

---

二〇〇五年 / 35

## Chapter 4 画家的故事

---

一九九六年 / 45

二〇〇六年 / 54



Chapter 5 往事

---

二〇〇五年 / 57

Chapter 6 邂逅

---

二〇〇六年 / 71

一九九六年 / 73

二〇〇六年 / 87

一九九六年 / 89

Chapter 7 归来

---

二〇〇六年 / 109

Chapter 8 消失的尸体

---

二〇〇五年 / 121

一九九六年 / 123

二〇〇六年 / 135

Chapter 9 衣橱里的人

---

二〇〇六年 / 145

二〇〇六年 / 155

## Chapter 10 嫁祸

---

二〇〇六年 / 175

二〇〇六年 / 186

## Chapter 11 归案

---

二〇〇六年 / 213

尾声 / 231



诡

Chapter **1**

**红色高跟鞋**

年





## 二〇〇五年

离别之于爱情好比风之于火，它能将小火熄灭，使大火熊熊燃烧。

——比西·拉比旦

不知为何，禾马突然想起了这句话，已经记不清是在哪篇不知名的文章中看到，始终觉得后半句夸大其词。

一闪而过的杂念，被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，禾马缓过神，再度将注意力放在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。

正值正午，烈烈日光的房顶上，滚滚热浪中夹杂着柏油味，一个穿着粉红色开衫、白色长裙的女人跨坐在防护栏上，她的脚只要再向外挪动五厘米，就会坠下六层楼高的屋顶，粉身碎骨。

“小姐，你有什么难事先过来再说，我一定帮你解决。”禾马张开双手，朝女人慢慢挪动着脚步。

刚才通过对讲机联系了消防队，由于这幢楼房处于居民小区的中央，狭窄的小区道路停满了车辆，致使消防车很难通行，无法及时在楼下安装救生气垫。

围观的人群在楼下自觉围成了一个半圆，每个人都将救人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年轻的警察身上。

今天是禾马正式成为警察的第一天，救她——是他接警后的第一个任务。

女人一语不发，她嘴唇紧绷，出神地望着楼下的绿化花坛，专心致志地思索着什么。忽而吹过一阵风拨乱她的长发，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之中的她，对此无动于衷。

禾马试图从她身上找出跳楼的原因——掌握她的心理状况，才利于开展施救工作。

她下垂的眉毛压抑着愠怒，却看不见脸上的悲伤，突然，她眨眨眼可能只有一秒钟，眼角旁闪过浅浅的鱼尾纹。

她居然在笑！

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她会露出这般笑容？

这时，女人将另一条腿也跨出了护栏，仰起头闭上了眼睛，整个身子向外倾斜，打算展翅翱翔一般，所有体重仅靠一只握着护栏的手拉着。楼下几位居民连连惊呼，胆小的妇女更是捂住自己的双眼。

女人完全背向着禾马，赴死的决心已定，不再给任何交流的机会，眼见人就要跳下去了。

形势危急，等待后援已经来不及了，禾马决定冒一次险，他解开领口的纽扣，松了松制服衣领，问道：“是为了他吗？”女人没有回答，往回收了收身子，动作变得僵硬起来。

禾马更有信心了，朝前迈了一大步，继续说道：“告诉我那个男的是谁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该勇敢地面对他，不应该放弃他。”

“你不明白……”女人出人意料地开口了，这对禾马是个好的信号。可她依然没有转过身子，在半空中随时都有纵身跃下的可能。

汗珠顺着禾马的脸颊滑下，虽是炎炎夏日，汗水却是冰凉的。

“无论如何，请你先过来再说。”禾马已经悄无声息走到离她相当近的地方，他刚想伸手去拉她，女人正巧回头，禾马急忙收手，在裤管上擦了擦汗。

“你不明白……”女人欲言又止。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？”禾马微微屈下膝盖，准备强行动手。

她纤细的手已经支撑不住了，重心向外一斜，双脚离开了屋顶的柏油地面。

禾马大喊着冲向女人，拂过白色的裙摆，手却来不及抓住她，女人娇弱的身躯在风中摇摆了几下，伴着一记沉闷的响声落地，禾马连忙收回目光，不忍看见血浆喷进的场面，耳边溅起一片惊恐的叫喊声。

由于冲力过猛，禾马的腹部狠狠撞在了护栏上，胃里一阵翻腾，他双膝跪倒在地，用拳头重重砸在地上，直到皮开肉绽，鲜血慢慢渗出皮肤。

深深的自责敲打着心房，“为什么我不能再快一步！为什么我的话没有让她回心转意？是我的观察出了偏差吗？可恶啊！只差一点点就……”

奋不顾身的坠落，以及如流星般划过女人脸上的一抹笑容，她是为了爱吗？

“救他！”

坠楼一刹那，这两个字从女人的嘴里蹦了出来。

只有禾马一个人能够清晰听见这两个字，如同一句意味深长的遗愿，让人难以捉摸。

他是谁？为什么要救他？又为什么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提起呢？

禾马缓缓抬起头，在护栏边发现一件女人留下的东西，是她左脚的高跟鞋。

如火焰般赤红的颜色，仿佛被点燃的一团火，散发出刺眼的光芒。

禾马终于相信，离别真的可以造就一场巨大的火灾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整座城市淹没在慵懒的大雾之中，空气闻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。

梁宝丰抹了把鼻涕，抬手甩在了一堆垃圾上。

作为一名垃圾回收站的员工，对于空气污染已是司空见惯。照例他清晨六点打开回收站的大门，却发现铁门上的挂锁被人砸坏了。

梁宝丰警觉地环顾四周，这个比足球场还大的露天垃圾场，放眼尽是堆积成山的破铜烂铁，油腻腐臭的地面上不时有几只苍蝇嬉戏，一条长长的拖痕清晰可见。

显然，昨晚有人进来过。

是运输队的老张吗？就算来晚了，也没必要把锁弄坏吧。

梁宝丰顺着痕迹绕到了垃圾场的死角，一只半人多高的铁桶被摆在了路中央，冒着缕缕青烟，难闻的恶臭阵阵袭来。

“又是哪个王八蛋来捣乱了！”梁宝丰骂骂咧咧走近铁桶，摸了摸桶身，微微烫手。他踮起脚，探头往里一看，顿时魂飞魄散……

铁桶里是一具被严重破坏的尸体，烧成焦黑色的躯干如洗浴般仰卧在拥挤的桶内，未被充分燃烧的四肢弯曲交错，一道口子沿着胸前一直贯穿到腹部，尸体就像一条风干的鱼。那条清晰可见的脊椎骨在脖颈处生生被斩断，人头不知去向。

梁宝丰脚下一软，顾不得被桶壁烫到的手掌，连滚带爬跑向了屋子里的电话机……

气温连续五天超过了二十二度，还来不及感受杨柳拂面的春风，令人烦躁的夏日已悄然来到。

禾马一如往常巡视着管辖街道，抬头遥望那个出事的屋顶，坠楼事件的阴霾仍挥散不去，女人最后说出的“救他”两字，铿锵有力地敲打着禾马的心房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后来，禾马调查过女人的身份，死者名叫王娜妮，二十八岁，是一家三星级酒店的服务员，父亲是教师，母亲是即将退休的销售员，家庭和睦，死者的生活背景中找不出自杀的动机。王娜妮的父母也从没发现女儿在谈恋爱，工作之余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。死者性格比较内向，除了工作单位和家庭，很少接触其他社交场合。由于没有明显的自杀动



机，鉴定专家最终将王娜妮的跳楼定性为利己主义自杀，即个人与社会联系脱节，缺乏集体支持和温暖以致产生孤独和空虚感，导致她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，实施了急性自杀行为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禾马的疑虑丝毫没有减退，他的怀疑不单单来源于“救他”这两个略显奇怪的字，还有死者跳楼时遗留下来的那只红色高跟鞋，死者的父母从来没见过女儿的这双高跟鞋。跌落的尸体已经不成人形，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那只高跟鞋的尺码与死者脚掌大小的不符。禾马的报告曾经提及此事，最终结案报告解释为死者情绪不稳定，乃至穿错了鞋子。

可禾马在她的眼睛里，没有看见一丝的慌乱。

死者生动的表情仿佛又浮现在眼前，腰间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。

电话一接通，对方的声音就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，“喂！禾马，你要的地址找到了。”

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我就在目标地址，这里有情况，你快来！”

“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”挂掉电话，禾马在黑色笔记本上记下了地址。

他整整帽子抬起头来，不远处，巡逻路线上的居民楼每日伫立在此，仿佛在等待他找寻出真实的答案。

王娜妮，我会尽力救他的，无论他是谁！

禾马轻托着腰间的装备带，疾步往苏周在电话里说的地址跑去。

苏周是禾马的搭档，他俩同一天分配到如今辖区的派出所，苏周比禾马早一年参加警察工作，考虑事情更为老到周全。在这次跳楼事件发生时，苏周与禾马同时赶到事发地点，不过苏周留在了楼下接应后援救助人员，坠落后死者的尸体离他的脚只有一米之遥，看到死者向天空瞪着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，苏周有着与禾马相同的感受，所以在后续的调查上，苏周也出了不少力。

死者王娜妮的工作单位名为上海深澜酒店有限公司，通过走访调查，王娜妮并没有在该酒店的几家门店上班，很可能就职于挂靠旗下的子公司上班，她的父母及朋友没有人知道她的工作地址，但这个神秘的地址终于被苏周查到了。这对了解王娜妮自杀时的心理状况很有帮助。

或许在她自杀前，发生了什么？

僻静街道旁，一幢其貌不扬的浅灰色楼房前，停放着不少名贵豪车，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正站在黑色的大门边打量着周围街道。穿着制服的禾马从门前经过，男子警觉地站直了身子，悄悄抬起一只手腕，对着袖口窃窃私语。

不远处的弄堂口，一个长相白净的年轻人正朝禾马招手。禾马绕开男子的视线，一路小跑到了年轻人的身旁。

“苏周，就是这里。”禾马指指那幢楼房，“这里摆明是个鸡窝，地址没错吧？”

苏周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说道：“我看到有两个男人抬着包东西上了辆车，东西挺重，看起来像是个人。”

“你带家伙了没有？”禾马边问边抽出了腰间的警用甩棍。

“你疯啦！打算就这么从大门冲进去？”苏周的手按在了禾马手上。

禾马瞪了苏周一眼，“难道我们在这眼睁睁地看着吗？就像当初眼睁睁看着王娜妮跳下去一样吗？”甩开苏周的手，禾马大步流星走向那扇黑色大门。

“警察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一条手臂阻隔在了禾马和大门之间，隔着西装的布料依然能看出强健的肌肉。

“我怀疑这里从事卖淫活动，要例行检查！”

禾马的话从男子袖口的麦克风传到了房子里，几秒钟后，门里走出四个彪形大汉，清一色身穿和男子一样的黑西装。

“干什么！一大帮子人围在这里，想聚众闹事吗？”苏周拿着张纸在男子面前晃了晃，“这是搜查令，你们要是谁想跟我们一起回警局，就继续挡着门试试！”

说完，苏周暗暗朝禾马使了个颜色。

禾马心领神会，对着那个男子大声喝道：“你跟我们一起进去！先把你袖口里的对讲机摘了，再通风报信，就先铐了你。”

慑于禾马那身制服的威严，几个大汉不由自主地靠边让出了道，怒视着禾马和苏周擦肩而过。

一走进楼房，禾马就觉得自己的直觉没错，昏黄的走廊铺着印花地毯，两边排列着一扇扇深色的房门，转角处一个摄像头幽幽地闪烁着小红灯。前台背后的墙面上，画着整幢楼的平面布置图。

接待小姐刚要起身询问，就被苏周出示的警员证钉在了座位上。

“几楼？”苏周问她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接待小姐畏惧地看了男子一眼。

男子嬉皮笑脸地凑上来，“两位警官，我们这里真的不是那种地方，你们搞错了……”

禾马发现男人说话的时候，身体不自然地挡在墙上的图纸前。禾马一把推开他，看了眼他身后的布置图，对苏周说道：“四楼！”

两个人健步如飞，冲向楼梯。

一个人影正在走廊上飞快地奔跑，转眼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。

“糟了！这房子后面有安全楼梯。”禾马心里暗暗念道。他握着甩棍紧追过去，推开楼梯上的弹簧门，看见楼下的汽车纷纷启动，争先恐后地快速驶离，车牌全被蒙上了黑布，禾马恨恨地用甩棍在墙上砸出了一个窟窿。

“看来那男人没骗我们，这里不是鸡窝，而是赌窝！”苏周手里攥了个名贵的打火机，说道，“刚才逃跑的那些人，可能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所以才找了个这么隐蔽、守卫森严的地方豪赌。”

收起甩棍，禾马悻悻地返回过道。四层的总面积相比楼下要小，总共只有两个房间，稍大的房间约占了四层的三分之二，房门正大开着，敞亮的灯光洒在一块走廊的地毯上，里头的布置犹如专业的赌场，所有赌具一应俱全，窗户全拉上了厚厚的窗帘，绿色的巨大赌桌中央印着一个叼烟斗的独眼海盗，上头全是散乱无章的筹码，几杯刚泡的茶正冒着